在三等病房裡

沙千夢

這些話，眞虧她丈夫一句句聽入耳中，我們都為他難堪極了。

醫生在她床前，舉起她的X光照片，給實習醫生們看，我也看見了。原來她的大腿骨和小腿骨，這時已不呈直綫形，竟是交叉着的，原來她的腿，竟然傷得這麼恐怖！

不過，再沒有人同情憐憫她了，她這人的內心和行為太醜惡，誰都對她不齒。被憐惜的，只是她的丈夫，那個受她糟蹋的丈夫；連工人們一個個走過她的床前，看見她丈夫默默地站在那裏，目不轉睛地對着妻子呆望不離開時，都會對這個男人柔聲地說：「她還昏迷不認識你，你站在這裏也沒用，不如明天再來吧！去吧！回去吧！回去吧！」

「是，我應該回去照顧小孩子了，可是，我……」。

這個男人眞多情，偏偏他遇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個狠心女子。

這個女子使我知道，人是不能做虧心事的，做了虧心事，做得多機密都會有洩露的一天。人，誰能擔保自己永遠不發高燒？人只要一發高燒，所做的壞事，就會一一不打自招，那又會帶來怎樣的後果？

我開始能略略轉動我的身體了，胸腹症狀，也逐漸消失，但是，我還完全無法坐起，要想下床，更像遙遙無期。左邊床上那個女子的日夜叫嚷，使我日夜都無法睡得著覺，所以，儘管胃口已經恢復，但我卻在一天比一天的消瘦下去。

在這種時候，我除了看書以外，就只有找人談天或默想。公立醫院的護士，不像傳說中的那麼可怕，她們都和我很談得來，她們實在也很苦悶，整天整月整年對着愁眉苦臉的病人，很需要有人能使她們輕鬆一下。病人們大都自顧不暇，誰又能為她們設想？

病房裡最開心的，要算那些女工們了。她們大都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中年婦女，很以自己能身為政府公務員而目中無人；而且，病人再要她們服務，必定次次都會拿小費給她們，她們的收入，十分豐富。

由於她們看病人看得多了，尤其是骨科病人的情形，她們最瞭解。根據她們的推測，像我這種跌損脊髓骨的人，至少要半個月才能勉強起身，要能下床走動回家，大概得要有一個月的時間。

我很焦急，我是沒辦法留在醫院這麼久的，家中有重病病人，需要照顧，我怎麼能夠遠離不理？女兒們要讀書、上班、照顧父親，還要到醫院來看我，也會把她們累壞了，而要她們不來，她們又不肯。

有一天，二女兒一面坐在我床邊看我，一面按着肚子叫痛。她自己認為這是女孩子的週期現象，但我却很不放心，吩咐她快去看看醫生，叫她明天不要再來，在家多多休息。

醫院只在每天下午，開放一段時間，讓病人家人，前來探病，很多探病的人，早早就到了病房門口，只等探病時間一到，便都蜂擁而入。假使一個病人沒人探望，會很淒涼，也會很尷尬，也很像是無人愛的。但我寧願沒有人來，即使我很掛念家人的消息。

上午，兩位護士在休閒時間，到我床前，和我聊天。

「你猜今天你那一個女兒會來看你？」我聽到的是新鮮的問題。

「我叫老二今天不要來，老大下班的時間又晚，所以今天大概沒有人來看我。」我老老實實的回答。

「我猜是你的大女兒來。」一個護士含笑說。

「我看，如果有人來，可能是老二。」我作出推測。

「天天都是老二來，我也想今天一定會換成老大。」另一個護士笑咪咪的：「要不要打賭？」

她們和我鬧着玩，我就也和她們鬧着玩，卻不料我竟然輸了，這天來看我的人，眞的是大女兒。

「今天星期六嘛！」大女兒說：「明天也是我來，明天星期天，沒問題。」她說這兩天她都抽得出時間。

「我們猜得沒錯吧！」兩位護士走過我身邊時，相視而笑，大女兒也對她們笑，我病床邊，眞正一團和氣。

我不知道，她們都串通了瞞騙我。

原來，我的二女兒，在昨天半夜，入了這間醫院的急診室，她患了急性盲腸炎，留院開刀，而且就住在我同一個病房中。為避免我為她着急，她請護士們不要說出眞相，到我知道時，她的手術已經做過，人也由麻醉中清醒過來了。

這消息眞使我震驚，剛施過手術，會不會有什麼不好的變化？她是否在痛苦呻吟？蓋得夠不夠暖？有沒有發燒？她一個人躺在那邊的病床上，究竟怎樣了？

我這個做母親的，大大的放不下心。在同一個房間裡，我怎能不聞不問？

趁人不覺，我拼命掙扎下床，又掙扎着扶住一張張病床的欄杆，忍着整個人撕裂的痛楚，一寸寸的，向二女兒的床位移去。這段路，我走走停停，走了半天，什麼叫咫尺天涯，我終於懂了。

強烈的痛楚使我幾乎支持不住，幾次都想就近退回，回到自己床上去躺下，喘一口氣。但我沒有這樣做，非但沒有退回，還不讓自己露出一點痛楚的表情，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。我抓住別人的欄杆停步時，故意東看西看，像在那裡無目的地遊蕩，也像在那裡練步。我終於走到二女兒的床前了！

這是我跌倒入院的第五天，離可以抬起上半身的日子還遠，而我卻居然走到了我的目的地！

二女兒其實還沒有太清醒。她聽到我的叫喚後，睜開眼睛，朦朦朧朧的望了我一下。我問她覺得怎麼樣，她說她的喉嚨好痛，頭也好痛，她說話有氣無力。

她還在發燒。

一個熟悉我的護士走近看見了我，瞪大了眼睛，她不知道我怎樣會來到二女兒床邊。

醫生來了，告訴我二女兒情況正常，喉嚨是施手術時管子插痛的，頭痛一兩天會消失，熱度也不算太高。

走回我自己的病床去時，我儘管還是萬分艱難，但是我的心情已經輕鬆了很多，走這一趟十分值得。

躺在病床上，人很舒服，毫無痛楚。坐起、走路，眞的難以抵受。但是我至多只能忍半天，便又要走向我的二女兒那裡去，去看了她，我才能夠放心。

二女兒喉嚨痛、頭痛都好了一點，肯說話了。她告訴我，她好害怕，她旁邊床上的一個年輕女孩子，昨天還能和她說話的，今天已經死掉了。她不明白，人怎麼會突然死得那麼快。

醫院是和死亡最接近的地方，我也在一次從二女兒床邊回自己病床的途中，看到了死亡。我很幸運，看到的是世上最美好的死亡。

那是一位老太太，年紀大約八十多歲，正在彌留狀態。她的床邊四面都圍起了白布的屏風，這屏風告訴別人，那裏面有人已走到了人生的盡頭。

我從屏風隙縫向裏面望去，看見老太太像是入睡了！人平躺着，臉上的表情很慈祥、很寧靜。

她只是呼吸微弱，一動不動，絕對不帶半絲掙扎痛苦，彷彿一個好久沒有休息的人，正香甜地享受着休息。

一層男男女女的人圍在老太太的床邊，他們個個都低垂着頭，默默地在那裡揩眼淚，沒有一張臉上不是依依不捨的神情。

我不知道他們這樣站着，已經有多久了，但我相信，只要老太太一息尚存，他們是沒一個會離去的。這一群人和老太太之間的關係是那麼密切，大概有幾個曾是老太太親手把他們撫養過的，也許全體都是。因為他們的表情個個都一樣，對老太太無限依戀。

老太太是這些人的燈，照亮過他們。但這隻燈現在油已盡了，燈蕊也已燒完，光正在熄滅下去了。

死對她也是那麼的可以接受。

死亡，看上去一點都不可怕。

我幾乎忘記了我身體的所有痛楚，在白布屏風外面，我停留得雖然不長久，但我得到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啓發：一個人生若無憾，死也死得安樂！

生理常識告訴我們，人在死前會把自己的一生作為，像看電影似的，從頭看一遍。這一遍，主角是自己，觀衆也是自己，要是自己曾經做了昧良心的事，彌留時一定會痛苦萬分，相反就會十分安樂。我想這老太太臉上的一臉笑，大概就是她作了許多善行得到的。人一生或善或惡，在彌留時，就已經得到報應了。

三等病房和頭二等病房一樣，同是嚴肅神聖的地方，有人在那裡出生，有人在那裡被救，有人在那裡死亡。它更像是一個審判廳，善惡無所遁形。

我在入院第七天的那一天，離開了醫院，那是因為被護士長發現我已能走動，她要我打電話回家，叫家人立即來把我接走。

我依依不捨，不是為了我的脊髓骨還沒有癒合，而是因為我有一個女兒，當時還留在那裡。（下）

台灣有一個錫克教的傳人

鄭法明

近幾年來，台灣出現了一位來自越南的女子—以清海（註一）為法名的出家人，她的原名是胡•瓦倫斯達特（Hue Wallenstatter）。她拿英國護照，民國七十四年在台灣受戒，以比丘尼相，被一些未明佛法的人，恭稱為佛教的法師，而她如今則自稱是「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大師」。並將她傳承自印度錫克教（註二）上師薩卡•信（Thakar Singh）的「聲色光影幻法」，套用佛教的名詞，曲解「楞嚴經」的經文，妄稱為「觀音法門」，在台灣大行其道。

「清海法師」在演講及平常的談話中經常表示，她自己就是「現在佛」。並不斷灌輸跟隨她的人，要他們相信「他們是佛菩薩的轉世」，因為她能代替她的信徒消除業障，能令他們「一世解脫」。說他們都是有大福報，具大善根的人，因為他們遇到了清海這麼偉大的「明師」。由於她很有煽動的口才和語文能力，像這種錯謬的思想，許多人聽多聽久了，竟然眞的自以為「一生奇遇」，而變得我慢貢高，不可理喻。因此，在激烈的崇拜和高亢的情緒帶動下，她的信徒們語言思想一如其師，卻又滔滔不絕地為他們的師父—清海宣傳辯護，鼓動更多人，來盲信妄從。他們自以為找到「明師」，買了「成佛保險」，正不知自己已掉落「錫克教」的陷阱之中，生命已遠離佛道千百萬里，還喜不自勝！

「清海法師」所謂「傳法」的方式，當起初信徒人數還少時，是跟□□道的點玄關相同：她以大拇指按捺人的眉心以上一公分處。後來人多了，則以眼睛對視，就算「傳法」而得到「加持」，或叫「印心」。傳法之後，她教人打坐。打坐時先用「眼觀法」求「見佛」、「見光」等相，再用「耳聞法」，求聞各種聲音，如車聲、鼓聲、雨聲、雷聲、簫聲、琴聲……等。她說經過她「加持」的人，所聽到的聲音，是「內在的聲音」，不是平常人所聽到的「外在的聲音」。打坐的第三步驟是誦五句秘咒（Five Man-traor Five Names）——鳩尼羅眞、嗡卡羅、羅盧迦、梭吽、賽特楞（1.goniranjan 2.Owrka 3.Rarunka 4.Sohnan 5.Satnum）作為護身之用而通過五個關卡，並到達第五界，即謂之「解脫」。在平時亦必須不斷地誦持這五句秘咒。清海常以恐嚇的語氣說：「若洩露這五句秘咒，將遭流血事件。」這種作法與□□道信仰的傳五字口訣性質如出一轍。

「清海法師」自編一種「聲造萬物」的「宇宙創造論」。她說：「宇宙萬物都是從這個聲音所創生，沒有任何東西不是從它出來的。」她又說：「這個聲音就是上帝。」她更把「楞嚴經」卷八的經句：「如來逆流，如是菩薩順行而至，覺際入交，名為等覺。」任意的解為：「楞嚴經講，諸佛靠這個音流下來度衆生，菩薩和衆生靠這個音流回去源頭。」（註三）如此這般不斷地曲解經文，炫惑不明佛法的世人。

極其明顯地，清海法師—如果她可以稱之為法師的話。她所傳不是佛教。佛教是「緣起論」，從未聽過佛教有「聲造萬物」之說。而在佛教經論中所介紹的「聲論外道」，看來倒像她的同流。清海欺矇世人，穿上中國比丘尼的服裝，宣傳印度錫克教的教法，豈不正是「楞嚴經」卷九所說：「天魔候得其便，飛精附入，口說經法……或作比丘，或比丘尼，……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信其教化，墮無間獄」的寫照嗎？

若依比丘尼戒律，任何一部律典皆規定尼衆不得剃度男衆，而清海卻剃度多位男衆為出家弟子，並揚言佛無男女之相，可是她自己卻是婦女之相。佛教的歷代高僧無不教人謙虛自持，從無一人自稱是佛菩薩的轉世。而清海卻說自己是佛菩薩的化身，並且自作詩集「沈默的眼淚」，借用第三者的口氣，極盡讚歎自己之能事。而且書面竟然標著「作者上清下海法師」。這種乘風箏升天的高調，竟然也有人替她中譯、為她出版，眞令人浩嘆！

「清海法師」傳法既有一套「聲光幻影」，自然有人會受吸引。在民主時代，只要她不給我們的社會製造混亂和暴戾，當然有權傳播她的東西。但是我們要提出呼籲的是：請大家明白，她傳的是「回教與印度教的混合物—錫克教」。她的上師是印人Thakar Singh。我們希望「清海法師」能光明磊落地打起錫克教的招牌，穿起錫克教的衣服，不要魚目混珠披著佛教出家人的袈裟；否則，請她改旗易幟，虔誠懺悔做一個佛弟子，也算是為自己贖罪。

（註一）「清海」這個法名，是台北靈山講堂住持淨行法師所給，因為當時她寄住靈山講堂，淨行法師也是越南籍，基於同情，才由別人介紹而識。

（註二）：錫克教，是印度一種與印度教以暴力相對的少數教派，當他們鬥不過印度教的掌權政府時，便實行暗殺、暴力；前印度總理甘地夫人，便被她的錫克教侍衛暗殺於官邸花園之中。

（註三）以上一節見「即刻開悟之鑰」第一冊，第四六頁。

師父不與神通

釋昭慧

八月十七日聯副刊出顏崑陽先生大作「信仰有時是一種懲罰」，對佛教不太認識，曲解了「師父」的角色。

一、顏文謂「師父是得道，能與神佛交通的先知」，其實師父未必「得道」，只是「修道」而已。若其業已得道，本身即是聖者，不必降格「與神交通」；如其尚在修道階段，則其目標在「從凡入聖」，其方法是止惡行善、誠意正心，更沒有必要「與神交通」，「代神發言」。顏崑陽將「先知」二字拿來形容師父，顯見其對宗教之隔閡。先知（Prophet）又名預言者，謂能傳布神旨，以警覺世人。此乃巫覡之流，宗教學家名之為薩滿（Shaman）。如其炫異惑衆，對社會往往會產生不良影響。佛教重平實而不尚神異，所以戒律嚴禁師父（即比丘僧尼）擔任此種角色。

二、佛教是「無神論」，只教導信徒運用自身的努力而超凡入聖（成佛），不鼓勵苟且僥倖的，「求神賜福」式的信仰。顏文將神佛混為一談，所以才一再說師父「與神交通」。其實凡「與神交通」者，必非眞「師父」，此不可不辨；世間多有假「師父」，也不可不辨。

三、顏文謂師父「不事生產」。其實「生產」未必即是耕田做工。有農工什物之生產，有精神文明之生產。師父與專家學者一樣，都是精神文明的生產者。師父平日上山下鄉，渡重洋、入離島，只為教化衆生，導正人心，可說是社教義務工作者。其「生產」方式，類同顏先生之撰文，是無形的奉獻，是戮力於人性的昇華。

四、「他給我們平安，我們就得給他生活。」這是違反佛教原理的心態。師父崇尚因果律，自身無權干擾或破壞因果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；欲求平安，捨「善」莫由。師父只能將自求多福的道理拿來開導信徒，卻沒有給予平安的能耐。信徒若不能從身心言行去作反省改進，而企圖透過宗教上的奉獻行為開脫任何罪名，那是徒勞無功的，就是向佛菩薩磕破了頭，也是枉然。

五、信徒供養師父，不是為師父能「與神交通」、「給我平安」，而是要成就師父專心修道、專心宏法。「跪著奉茶、讀信」，也許是少數偏差的情形；畢竟師父與信徒是師生關係，而不是主奴關係。寺院是師父與信徒洗鍊情欲與改除惡習的場所，而不是「人們自己用情欲或習慣築成的牢獄」。做為「師父」的一員，我們不怪顏崑陽不認識佛教，只是慚愧自己沒有盡心讓社會了解眞實的佛教，故撰斯文，就教於讀者諸君。